

【文化杂谈】

## 冬日的花事

□孙葆元

进入冬日，北国大地的色彩就少了。颜色有时也是情绪的调节剂，我们选择温暖，蜷缩在一间室内，把所有的放飞搁置下来。寂寞也是一种情趣，把自己藏起来，在自己的空间里找寻真实的自我。古人曰“冬藏”，冬藏储物、进补，我认为还可以储存情绪。冬日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时机。

大雪天的冬藏，北方人叫“猫冬”。“猫冬”寂寞，寂寞久了又想起一众朋友，白居易曾发出雪里的邀请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雪里的推心置腹也能温暖人的情绪。孤独思朋聚，喧嚣避远庐，人都是具有两面性的。

改变冬天这两种色彩的是花。北国不似南国，冬岁依然葱茏，北国能在冬日盛开的花只有两种，室内开的是水仙，室外开的是梅花。多年前住在“远庐”里，冬天守着一个小火炉取暖，做饭、烧水全在这个炉子上，室内一会儿是爆炒的葱油香，一会儿是冲泡的茶香，便有友人送我一盆水仙。急中生智，抓了一个笔洗，清除墨迹，做了水仙的“临时周转房”。水仙并不择豪宅或陋室，见水就生发，第二天就冒出绿的胚芽。那一点绿一下子冲破冬日的颜色，舞动起来，仿佛它才是时光的主宰。芽一天天变成了叶，长到半尺高。夫人问，它怎么不开花？我说，管它呢，有绿就行。夫人便嘲笑：人家都是养花，你是养叶！水仙不会以花媚我，照例凌波静植，它不为我们的喜与忧而生存，只需一盆净水就能舒展自我。静待无果的日子，就把它忘了。春节那天，被拜年的短信催起，摁着手机摁出一缕清香，心下奇怪起来，莫非拜年的吉祥话里也有香气伴行？这科技好生了得，在不经意间就给你一个惊喜！回复完短信，香气依然阵阵袭来，这就不是科技的问题了。四下寻来，原来茶几上的水仙开花了，不媚不妖，用自己的内生力默默地送上暗香。

我喜欢上水仙，不独因其是冬日的花，更因它送香而不显，著花而不扬，是沉默的高尚。后来搬进大房子，大房子里的冬天依然枯燥，就想起了水仙。网络发达，下单从福建漳州购买了一箱，几株送朋友，留下三株，专门置了水盆，期望它“再现辉煌”。注目与祈盼中，水仙的鳞茎出叶如剑，日见峭拔，长到一尺半的光景，仍不见著花。那年春节与花无缘，光看绿叶了。心下就奇怪，水仙难道也怠慢它的拥趸？去问一位花农，他告诉我，你的室内温度太高了，在太温暖的地方它不会开花！原来如此，水仙是一株与严寒竞风流的花。

北国的第二枝花是梅。泉城这个地方以前少梅，我的梅意都是从画册和诗篇中读来的，以致看到梅也不认识。夏日的梅，

叶子如桃，混杂在树丛中，一般的绿掩盖了它的风姿；冬日的梅，枝上空旷，与所有落了叶子的灌木并无二致，仍然是混杂着栖居。一年冬天，到大明湖逛园去，一阵暗香留住我的脚步，禁不住回过头去寻找，在我走过的路旁有一围太湖石簇拥的枯树，枝条上闪着浅黄，那黄一点都不起眼，与冬天的枯黄叠在一起，不仔细分辨几乎看不到它。那是蜡梅。惊喜是在相遇中获得的，梅在严寒的冬天绽放已属奇葩，在从来没有其芳迹之地落户盛开，为这个城市的冬天增添了亮色，更令人惊喜。

我久久地徘徊在梅的枝下，它也是一树默默开放的花。陆游说它“寂寞开无主”，它无主吗？它是傲骨与不惧严寒的“东君主”（南宋严蕊《卜算子·不是爱风尘》曰“花无花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”）。陆游说它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，这首《卜算子·咏梅》以物喻人，托物言志，暗喻自己虽终生坎坷却坚贞不屈，笔致细腻，意味深隽，是咏梅词中的绝唱。陆游一生酷爱梅花，将其作为一种精神的载体倾情歌颂，梅花在他的笔下成为一种坚贞不屈形象的象征。

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诗中写道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诗中的“墙角”暗喻王安石彼时的处境，改革受阻，被迫“罢相”，回归江宁，居于“墙角”一隅，如那“数枝梅”，凌寒盛开，虽远离而暗香独在。

梅花不似水仙在室内养殖，你要看它，须走出斗室，走向严寒，和它在严寒里相守，它用绽放启示你在冬日关闭的情怀，于是你也打开斗室和心扉，诉说着冬的衷情。由此我看到冬日里的另一束花，那是诗的花。王维在问：“君从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？”他关心着家乡的梅花。杜甫旅居江峡，见蜡梅乍开，顿生故园之思：“梅蕊腊前破，梅花年后多。绝知春意好，最奈客愁何？”卢梅坡掂量着梅与雪的和谐，掂量的结果是：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这些诗的花开在书页里，把它们拾起来，我们的心头还会寒冷吗？

冬日要走出去看花，枯枝苍苍，花在哪里？宋人浪漫，他们制作了雪柳。雪柳是女人佩戴在头上的绢花，犹如今天的发卡，正月十五出门赏灯，女人们全佩戴雪柳，一时间汴京城里冬花怒放。李清照有句：“中州盛日，闺门多暇，记得偏重三五。铺翠冠儿，捻金雪柳，簇带争济楚。”

我们不妨在枝上寻找，所有开花的枝头都隆起花的苞蕊，玉兰树、杏树、桃树、李树、迎春都跃跃欲放。会看花的人绝不会等到绽放时才去捧场，他们是预约的知音，任何花苞都是在冬日孕育的，从花苞处看到的是末期的绽放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会员）

【人生随想】

## 大寒，湖边遐想

□雪樱

“小寒大寒，冻成一团。”大寒至，一阳生，春的讯息已然在路上。

大寒，是与中国传统节日春节联系最紧密的节气，寄托着人们对春天的美好企盼，故有“大寒迎年又迎春”之说。凛冬时节，万物蛰藏，关键在一个字——“熬”，这方面，古人有大智慧。曹雪芹《红楼梦》里的手炉、熏笼、汤婆子、地炕，都是取暖神器。倘若能下一场大雪，那意境更美——雪必须足够大，酣畅地落一地，河山白了，湖心岛也跟着白，人与天地共白首。想想，脚踏雪地，嘎吱嘎吱作响，打雪仗、滚雪球、堆雪人，在冰天雪地里撒欢儿、打滚儿，大人跟着孩子一起回到童年，多么美好！

记得有一年冬天，刚放寒假，我与同学去对过的校园里玩儿。后花园的人工湖结了厚厚的冰，几个男生自带工具，凿冰捉鱼，孰料鱼没有逮着，有个男生掉进了冰窟窿里，所幸他被及时拽上来，棉裤湿成一坨，冻得脸色发青。现在想起不禁莞尔，那时候真是“勇敢”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是《红楼梦》里的“宝琴踏雪寻梅”。小说第49回写道：“一看四面粉妆银砌，忽见宝琴披着凫雁裘站在山坡上遥等，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。”贾母看到，直说宝琴比仇十洲画里的人还好，遂命惜春画出来。这一幕场景，后人又称“宝琴立雪”。一个“立”字，是古人立言立志，也是精神之“立”。

踏雪、寻梅，盼春来，古人追求人格高洁的同时，还有关乎美的丰富表达，拥有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的心境。因此，大寒节气呼应文人气节，孕育生命的韧性与感动。怪不得苏轼在大寒日曾吟诵道：“努力莫怨天，我尔皆天民。行看花柳动，共享无边春。”空空的床、破旧的屋，苏轼与巢谷对坐，却不觉得凄惨，那一口温润心肠的老酒幻化为灵魂的琼浆，使人振奋。与其说这是东坡的精气神，毋宁视作向阳而生的活法，他教给我们“惟晚景宜倍万自爱”。

大寒有三候：一候鸡乳；二候征鸟厉疾；三候水泽腹坚。禽鸟孵化幼崽，鹰隼寻找猎物，水面凝冻结冰，一切都预示着冬尽春来。或许如今的空调房或多或少削弱了人的感官能力，但心底的那份渴盼与炽热永不磨灭。在我看来，二十四节气恍若中国美学的格子，每个格子的位置与意义不可颠倒，一格有一格的景致，一季有一季的祝福。

大寒到来之时，我正住湖边。开车环湖一圈，需二十分钟车程，可见湖之大。偌大湖面气

势磅礴，大寒时并未结冰，说明天还不算冷。晨起，北风如刀斧，一刀一刀砍过来，不禁打个寒战。午后时分，薄薄的阳光均匀洒在湖面上，像是镀了一层金，绕湖漫步，水鸟翔集，芦苇枯瘦，萧瑟之美大抵如此。

大寒之冷，晚上尤甚。湖边的树，被风咬住衣袖，发出嘶嘶的低吼声，如笼中小兽。高处的路灯，投下大片橘色的光，把近处的草木与盆景，及不远处的湖，都带入了一幅淡淡的水墨画。照例沿湖走圈，视线暗下来，心灵的开关陡然打开，湖底传出冰块的“咳嗽声”，冷寂中劈开一道澄澈之光，好个人间清醒。我想起曾独居瓦尔登湖畔的美国作家梭罗。瓦尔登的冬日，他穿过一英尺厚的雪，又穿过一英尺厚的冰，在脚下开一扇窗，跪在那里喝水，能望见鱼的客厅。他随身携带罗盘、铰链、测水深的铅锚，步行八公里去完成践约，只为见一棵山毛榉、一棵黄杨。那一刻，我恍悟：大湖即庭院，外面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。袒露心灵，感受真实，你放下的就是你拥有的，你拥有的就是上天的加冕。

冷到极致是一种精神，一种值得铭记的精神。湖边的大风，如透明的绸带，把我的身体包裹起来，迅速传导至全身，侵入关节腔内，能听到牙齿打颤咬合的声音。夜，寂寂无声，似乎时间也被凝固，此刻的大湖变成一处荒野剧场，聆听心灵自弹自唱，叫不上名来的野物，发出“嘤嘤”“嗡嗡”的声响，使我想起作家苇岸笔下的“灵魂之鸟”。被遮蔽的得以呈现，被遗忘的全部找回。回到房间，喝下一杯红糖姜茶，手脚渐渐热乎起来，却毫无睡意。拉开窗帘，眺望大湖，只见白茫茫的原野，仿佛大湖悄然隐身而去。天地间，安详入睡。

友人送我一束山茶花，青色花苞，几天后全部打开，褪去粉嫩，花大艳丽，一团一团，堪比菏泽牡丹，令我喜出望外。山茶花，又名曼陀罗、耐冬、玉茗花、海石榴等，念着她的小名，就像轻唤二十四花信，风里陡然有了春的气息。“烂红如火雪中开”，一簇簇的艳红，装点寒冬。

二十四节气走到头，春夏秋冬一轮回，生命的树桩上又多了一圈年轮，人生从此又少了一个四季。我说不上悲喜与喟叹，只觉得更加充实与温暖，“愿得长如此，年年物候新。”旧年叠新岁，日子总向前。过了大寒就是年，在大小孩子们的翘首以盼中，气温一天天回暖，春的讯息接踵而至，蜡梅绽裂的声响犹在耳畔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